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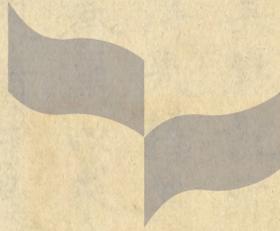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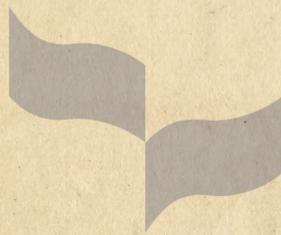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浙江圖書館

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

碑銘有序

宋學士

無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于文學之  
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邺之始習  
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于遷固范曄諸  
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  
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  
矣而又參于秦漢以求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探  
幽索微使無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  
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  
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  
法行學者知以摘徑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

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  
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  
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  
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魯字得之魯其  
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  
者已久世商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  
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  
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學教授妣劉氏  
公年七歲能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  
歆以神童舉于朝其父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  
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  
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  
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  
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連旦不寐發為詞章麗蔚  
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与之語  
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于斯也其將以  
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  
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  
于時公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  
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以張敬夫年十六七  
即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  
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閔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  
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  
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絳未嘗釋手  
久之充然自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絳騷公召里諸豪集徒  
兇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  
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  
君子鄉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  
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  
其功為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為公  
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  
士無踰于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  
難定于一公嘗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  
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  
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  
事卽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夢高麗王遣

事部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夢高麗王遣

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与公不可使者不  
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  
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  
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  
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煜滿今驟更名必有  
以也亟白尚書諭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煜為叔明所  
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懇故託備貢以規  
朝廷之意

上

叱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尔  
即日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  
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

寇戎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官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

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

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不

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

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

獨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

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薦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

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

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常布之士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

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布衣之士  
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  
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  
石政潭果欽祚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  
酉具棺欽擇地于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  
子祔塋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  
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怨戾之色然其人則山  
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  
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  
諸姪相繼捐館公杖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  
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  
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  
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

澹如也其出任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  
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  
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  
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苗藁其徒雖有所  
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  
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脩元史時瀛實  
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  
共坐官舍更拆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  
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輒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  
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  
其意蓋指公與瀛也嗚呼尊生過矣瀛也何人而敢  
上儼于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瀛也相期他日幸歸  
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乎以見前賢公今不

依必齊會為共成一書庶可藉乎以見前賢公今不

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于治古之時也世  
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  
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  
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  
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神兄後女一  
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氣化糾纏人  
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  
兮載籍續後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  
千塗混其精痛兮弥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  
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吐  
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爰：蒐羅俊賢兮  
袞褒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  
經日維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脩兮所積之訛所發之深開陽  
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闇々邦之老臣兮媚學躓々  
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  
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  
鬣桓々名在不刊兮

誠意伯劉公行狀

黃紀善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  
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  
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  
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  
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  
無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  
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  
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朔日即背誦如流  
其人乃大驚歎以書授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  
于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  
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  
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  
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  
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  
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謹直聞後与幕官議事不合  
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淞儒學  
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  
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  
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

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  
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款累我族滅乎  
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与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  
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  
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珙反海上省憲復舉  
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与元帥納隣哈刺謀葉  
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  
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  
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党脇  
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惧請重賂公  
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  
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

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

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珙以官乃馭  
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  
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  
升歆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曰今是  
非混濁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邪且太夫人在堂將  
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  
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  
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  
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  
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  
歷与行院判石末宜孫守慶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  
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  
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  
解體勅書至公于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  
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  
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々以公才略擬括蒼  
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  
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歎悠悠々安之乎公  
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与  
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  
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  
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

事在吾所輔者爾矣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  
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  
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  
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  
王氣欲奔撫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  
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尔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  
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  
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之公之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之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  
以為宜選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  
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  
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  
与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  
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

衆以為神莫能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

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

衆以為神莫能違竟拔城擒賊而还王漢一以饒信

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

止若干事

上初有雜色公自後賜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款

即歸

上以書慰畱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

歸

上遣礼官伴送累使吊祭恩礼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

蒼殺守將胡大海取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

守將夏毅惧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

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

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  
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于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  
方氏雖撫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  
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怀公之旧德也方氏素畏公名  
時遣人致書奉礼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因令公与通問公因宣国家威德方氏遂纳土入

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国事公即條荅悉合机宜某年月  
日公赴京道径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国  
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  
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  
曰賊走矣衆見其屨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声疑

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

曰賊走矣衆見其屢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

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  
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  
至京時陳友諒撫湖廣張仕誠撫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  
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

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

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土有血以土傳之得土  
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款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群  
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昶款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

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

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

巖因為書言之于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于

上或

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与盡得其与景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旧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

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  
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  
駑鈍尤不可尔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宝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  
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益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  
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  
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  
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  
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于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

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  
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  
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斬之由是与李公大忤  
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  
乙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解歸後定  
西失利王保乙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欵進公爵

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

義理為权衡而已無与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福淺現其人可知胡惟庸何

如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愈于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

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

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蜀表頌

上仍以文卷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書手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

上使尅期以書手問天象事公悉條荅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于

上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款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款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遂

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

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

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

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遂白于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公生于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公生于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  
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稿  
五卷名曰犁眉公集聚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继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孫男三人廌虎豹  
孫女三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  
闕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  
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脩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  
與京師声势相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  
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于  
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  
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机累  
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嘗自言其功每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  
下蒼生休戚為憂善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礼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護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

臣或有過失得護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  
詰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  
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  
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  
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于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  
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文章為當代首稱  
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  
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  
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于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  
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  
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叅政劉公墓碑銘

蘇編脩伯衡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

上嘉念其功不寘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  
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勅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  
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薦守下地里西石門嶺董田  
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塋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  
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  
青田縣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政知事護軍祖諱煥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  
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

諸葛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

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  
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  
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薦次虎女一人適麗水  
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誦誦後終不  
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燦々紙上其師覽之有  
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苗

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  
不中度于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于  
方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不其意先其未發一夕撲  
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  
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  
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為碩聽而任用之意昉于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  
見武樓下內出所製頌川侯傳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  
意伯別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謂無慮  
八九至、輒燕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于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崑險戎卒逋逃淵  
藪也愚民徃々蠶聚為姦利樹巡檢其地度幾人知  
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闕白恨甚及具  
封事言郡縣豪猾吏益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  
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詆使誣誠意伯非法而  
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登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慶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現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室中橐  
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  
曰慎勿泄也喪葬事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  
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  
服賜寶鈔三十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  
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為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凜々眷遇尤篤陪  
祀園丘被旨進勺無違礼者縉紳多之明日園丘署  
丞進瑞粟特詔孟藻与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孟藻  
所作稱旨未幾除政叅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

日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于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愴邪而不知大体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為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忤度利病便不便而後從遠造城磚厉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私公稱便淹禁囚徒克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于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堯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泣盡

日君子以其方獨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泣盡

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  
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  
萬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  
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其風未有不歆  
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其志則大行其  
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于斯哉今伯衡  
以朋友執筆為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儒哉劉公令德不匱有  
君為子繼武而作為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  
弱冠善謀善斷不動声色制亂將變事聞

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亶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  
宸藪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裁、出入不可侍于

燕間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  
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送嗟遷怒于君巧詆  
深文冀罔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迺騰迺索獻于

帝閣皇欲用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既  
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  
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  
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徃叅厥政微君孰  
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  
惟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害興利民罔時  
悃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言  
还君以長徃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  
施年与材遠

阮年手材遺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息禮優渥終始哀榮君  
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  
者太史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門人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  
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  
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  
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  
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  
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  
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  
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  
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  
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  
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

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  
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  
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荅初繼之  
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  
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  
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明師即有成尔乃攜入  
城府受業于聞人慶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序凡  
序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  
年能悉誦之但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  
是年實當別國某君几年九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  
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奉子業每  
出諸生右會吳真文公萊授于徑白麟溪上攻古文辭  
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奉子業

不足恩景濂蓋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  
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  
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几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  
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送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  
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終始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  
臚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  
端嚴方正先生年甫二十有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  
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  
多參問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  
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  
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  
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  
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

此事後來徒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于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徑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維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齟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

作皆以斯道為己任。竒實呂氏借道之邦，而其季不  
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  
氏許謙氏皆竒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通先生既  
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  
思維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  
之所存，蓋本于至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  
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  
要至于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類。  
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辟猶  
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汙耳歲。康子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  
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

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  
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  
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

皇太子徑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每三  
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吳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  
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中適  
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  
注先生待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二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

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

務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心

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于國邪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于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其取租丞相退

上頌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

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寔興邦之要道

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脩德  
進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以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  
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  
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真所用者節儉是  
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倚脩書

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  
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眼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  
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時編摩之士

皆

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于先

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敘  
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  
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

歷據漢唐以來故定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

歷據漢唐以來故寔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  
可法皆傳于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灾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  
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憐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  
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  
仙而方士至武梁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  
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之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

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  
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立惠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于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  
多大臣子弟先生益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  
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  
學者帖且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

上歆誡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伍年二月  
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  
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  
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

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

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

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今先生講析俾在坐者

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

之巧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

義理養性則和說不能侵與季校教民則禍亂无作

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業  
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  
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  
不敬正謂此尔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教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  
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后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畱心治道御等宜常與議論庶廣  
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致一弗懈七月陞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廉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  
人先生奉詔搜尋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太子諸王各賜馬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

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館

上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固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寔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

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貴躬行以率之

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脩大明日曆一

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

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

遇誓竭誠以報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盡靡夜躬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成覆視  
于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君郊社宗廟山川百  
神之典朝享宴慶祀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  
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  
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誰何物悉以其人  
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  
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  
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且令侍膳詢訪舊事

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且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  
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  
者與臣交故之知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  
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當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  
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留彙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  
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其露洛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瓚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瓚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瓚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儀

上命遜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  
異事復以先生艱于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賜以  
上親作馬歌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  
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  
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  
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  
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  
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  
波澄之不清橈之不濁人以為

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  
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聽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書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忠耳烏可深罪乎

圖

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

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

偽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

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比肩以爲

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  
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度幾無虞  
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  
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  
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于端門

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書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

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

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畱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

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

留朝七旬餘

浙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渡遣中貴

人賜上尊至于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至心憐之愈加于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穉以安對未幾復謂穉曰

上為先生指畫至心懷愈加于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璩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璩以安對未幾復謂璩曰  
朕疇昔之夜夢見尔父笑談如曩時尔父雖云其容  
儀倏然在朕目中璩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  
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弥  
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  
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  
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  
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誣必膝而首  
下焉至于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不啻不識其門何向  
朝廷有大議閣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  
理脫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

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備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  
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  
教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使入於善尤為於倫品愛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寡  
鈎距繼為所始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  
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  
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索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  
文以白金為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  
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歎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  
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

弗及遠方來者披館而飲食之雖久不哀有小善必

先生四特及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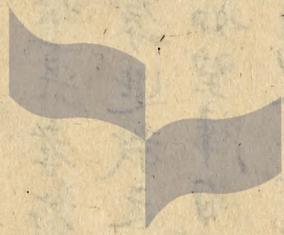
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  
衆譽之邑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  
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  
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  
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  
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  
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無不感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向發後季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  
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  
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  
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  
或功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

遺之也先生惟刻意于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不覩及致政歸清蘿山闢一室於靜軒終日閉戶纂  
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  
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衿不與語切于  
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耿  
灯于几卧絺帷中罔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皆可辯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  
然欤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在  
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于學者翰苑集四  
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  
生孫慎以罪被刑奉家當寘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卅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  
以疾卒于藥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

上念先生特傳... 以疾卒于藥府臨殁端坐歎手而逝... 是時獲之府

守官吏皆未賻贈哭奠壘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  
山下其經紀喪壘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  
生之卒至大康戊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  
氏前先生一年卒壘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  
行精篆隸直草四体書孫男慎愷恂懌嗚呼楷自垂  
髫時嘗侍先公真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  
童子无知即辱進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弟懼  
才質凡庸孝如望津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  
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于當世  
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  
恐人未及知爰敢裒取翰林侍制王公禘先伯父太  
常博士諱濤君旧著小傳及同門友所作歷官記  
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

皇極庶几他日太常國史有所采擇焉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行省叅政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純深  
于易元季嘗試于有司為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  
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  
未夏六月

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卒父  
老出城迎安見

上狀貌謂諸父老曰有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

上召安語時事大悅安因獻言方金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公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乎

明公卒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意人而  
行弔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乎也

上曰諾授安天下吳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己  
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為員外郎晉叅幕府從克金陵會丁  
母夫夫優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  
功良多

上既得刘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自問四人者何如安

對曰臣謀畧不及刘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癸卯黃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愈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

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今尋移知饒州時方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愈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  
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今尋移知饒州時方  
征伐急軍需安功諭卒其民工皆樂輸而用不之適  
困寇至攻城安諭父老卒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  
衆諸將以御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柰  
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

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  
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  
首召安為文士此國家制渡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  
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无双士翰使文章第一家

戊申

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脩大明令公為訊律  
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適聞做元舊制設中丞今欲湊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  
擢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季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  
重務皆令啓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  
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矣者亦選擇叅  
用夫奉矣任財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矣之道輔導  
得矣人各尽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  
璧不以付拙工于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諭曰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誥戎兵呂公教康王告以張  
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泥于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用知

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与忘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使大抵居高位者易驕使伏契  
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  
行不顧如此者夫有不忘卿此論深有契于予心古  
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道害孰美未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  
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微  
橫捍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于功利者多  
縱其說往之事來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蓋夫邪說  
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  
書省臣李善長傳獻洎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立  
之議若曰今當尊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  
祀皇太上帝以圜立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泛祀其  
方立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  
方立以獄五鎮四海四瀆泛祀其宗廟五之議若曰  
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西時孟月及歲除凡  
伍享孟春持祭以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  
于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祭以春秋二仲月  
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祀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

上曰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则

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豈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道

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尽職乎

俞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

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蟬、嘉石長良苗者必芟稂莠

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

後逞其大詐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

乃為此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

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某年還江西行

省叅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群縣初

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

恩追封其祖文、為姑孰侯祖母為姑孰侯夫人

某年安有疾既劇枕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

于官

上聞之愛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

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代暴救民以安天下維其

智勇神授動有定畧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

所以啟迪淵衷者亦不能無賴于英雄豪傑之助若

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以然

我

浙

太祖之興比之漢高抑又過之蓋胡元入主華夏百二

十餘年濁亂以極我

太祖出而順天應人用夏變夷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

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勳業恒著然謀謀惟懼自

太祖出而順天應人用夏變夷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

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勲業垣著然謨謀帷幄自  
誠意伯劉公之外如泰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  
避亂家居賦詠自若樂將終身其手耕莘釣渭同一  
揆也及其遇我

太祖乃能審識

真主首從義旗因說以帝代安天下為心一見之頃兩  
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僭亂驅胡元於漠北以復中  
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沒夫何異乎然  
則董公之說不足言矣曩嘗得公之文集于當塗縣  
博張祐獲觀求樂間行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鉛  
山宮贊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扁庶几一睹見得以仰  
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文淵閣大季士朱公言行錄善

楊尚室廉

朱善字倫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回書五經大父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交隱居鄉里恭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孝之傳為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尽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聶鉉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守強侯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即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脩謬署院事知制誥愈年以家  
屬不完譎教遼東公畧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  
海集未至遼城

賜还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措賦役我取汝祖所  
看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記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  
文礼閣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  
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

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  
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象之日計之

得九十日墓誌

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訥

劉學士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吊居數日博士呂守德  
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寔來曰先生嗣子麟疾  
在苦次不得先以請茲將歸寔滑之永寧阡惟翰林  
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  
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有銘長吾為兄弟耶不然  
何面貌之似也相與感嘆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  
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後兩歸江南尔在監  
舍法以同時為兄弟以兄弟相知為世契則走于先生  
思銘不思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  
之山揚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繇馳恩贈加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魚祖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伯祖

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义守正功臣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諡  
忠肅諱崇祿其父忠甫在元時教歷中外四十餘年  
五持憲節遠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燾後衍慶神道  
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持重不  
妄言笑蓋貴曹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  
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徑擇駭乃被褐懷室  
以自韜晦

皇明受祚徵詣公車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  
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祭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家  
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昇僧道錄司領教事者

十有二通搽筆立成雅稱上意起授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捨會建  
太學成中外歲貢季徒日移而職大司成者往選  
悞師生相訐教尼不行宸裡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  
大夫以厘正前弊

書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文與周八百擬之感惟眷遇所以  
提挈鏗磬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  
頭魁選恒在大李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御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  
已之幽德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天章下賁光輝儒神恒謂祭酒骨格必壽遠有畫  
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

工至命修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於老之以其子麟

主望江溥特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  
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遂  
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无給賞費者曠典之奉昉自

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飲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  
家及是疾革麟等托諸監官懇請其還勵声曰是何

凡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余齋戒中耶至是

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絕焉二月之

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袞之年當易養之際

而風雲為氣不少哀丁社兩祀始然齋戒是持非其

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是哉可謂真大丈夫

矣取其平生所哀集先世碑銘傳紀曰紀德錄一集所

自著述曰西隱集十又七卷既号西隱復別号所居

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外他无所嗜好中朝  
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  
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  
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  
進士弟非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  
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魯孫男  
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

圖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  
曰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美嗣遭時雍身逢克舜接  
變危代言文淵掌辟離感惟

皇上倚注降率先條約自其躬夙雲氣際冰霜容教行  
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胸蔚為海內諸儒宗言  
髦多士振文夙棟梁斯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遠罹凶

至尊為之惻淵衷俞醫与祭恩礼豐年登八十善考終

歸空祖堂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其吉逢

吏部尚書陳公墓誌銘 脩

解縉

余奉 詔纂脩

館

太祖實錄現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

衆庶咸見而四方豪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趨

之難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甲辰即

王位而浙江取次卒若廣信陳公脩

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尽律令崇寬厚

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

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為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

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

中而所以任將師養士卒得内外相徃之体兵農相

資之意遂為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徑王氏之亂民墜塗  
炭尤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擢  
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改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  
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  
易制事繁簡貴賤踈數遠近寬嚴課功覆實賞錫黜  
陟出類皆公啟之未几卒予位繼之者莫能移步也  
予嘗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忘于猷畝之中誠  
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勲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  
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于戲盛哉今尚  
書公沒四十餘年始得其子九成為之狀求為之刻

辭于石按狀陳氏自擻始有聞于信之弋陽生應隆  
應隆生文光号南隱贈迪功郎生萬里字德甫号梅  
間任信州路歷山長教授贈黃巖州知州生三子曰  
誼曰天驥曰敏季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總管府  
治中生弘字仕遠蔭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  
母張氏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  
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又一墓梧桐塢夫人楊氏今  
年九十餘公沒二年九成奉母隱居于桂徙南寧今  
家于貴縣之郭門有子三人曰鏞曰銘曰鐸鏞之子  
璉名之子璣鐸之子璣為之詞曰廣信之山龍虎鬱  
盤弋陽九華連峰瓚玩篤生偉人逢時經綸審所宜  
歸乘運躍鱗圣人好生明刑飾法典定章條惟存欽  
恤制兵之宜因仍歷世寓農講武經久無弊山東初

下矣民雜居朱轡皂蓋往來撫綏期年政成歸掌銓  
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袖石室用纂六經敬服德  
業副其声称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閭里之  
榮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同前

國朝復先生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  
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  
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多賢亦國家深人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  
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  
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  
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郡公於  
齋象中資貌瓌偉音吐濃暢盛儀整齊知心異之

上課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于內  
直所與文淵閣相逐也會嘗共議論練達經歷久相  
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  
是歲分為十二次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  
授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每奏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  
地理陰陽戶口遭運之數民間利害無臣細皆響應  
無所遺謬在庭之臣莫不以為難而蕪然每事啓度  
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  
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休不為鎖屑授資  
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蓋公平生慷  
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至喜交浙不為  
令熟變親戚有急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  
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如公之亦可謂難能

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賜樽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  
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母字銘本母氏  
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尤善  
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  
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  
之柩歸葬于鳳防臨淮公嘗托予銘其墓而神道之  
碑亦不可為刻也乃序而銘之詩曰泰運肇開賢彙  
生巨細咸具勲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欲強敏豈  
惟承有善不伐責已盈人道不惡大所矜有崇斯所  
其永寧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垣垣齋以字行系

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大父平楚父范翁皆  
宿孝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  
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情  
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  
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沉寓嶺  
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為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  
離飢饉之歲典范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  
不廢文墨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新金陵大召名儒三吾愴然應聘而起  
曰典宋濂詹同孫贊輩侍

上左右眷顧持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  
多所刊定因著孝業啓蒙嘗被旨考正周禮纂書傳

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為之屢典文衡  
充讀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侍徑筵首進嘉  
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  
格天人合應遠邇騰懽蓋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  
蓮所茁必駢所毓必隻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  
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輝  
芒而森森鋒起其穎當結實而顆顆珠明莖之森也  
日出瑤空漏萬頃黃金之鎖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  
連一色碧玉之晶熒蓋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未歲  
之豐稔地不愛宝故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  
其在成周則異畝同隸于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  
莖九穗于地為洛陽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之靡常

往聖有德必於往聖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

往聖有德必於往聖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  
闡揚聖於聖於

大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進劑

聖躬奏效于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昔者而有  
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言也宜郡  
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為  
朝廷之盛事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種殊  
莖昔生周朝今未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  
禾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生業之所  
自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  
必熟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

獲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擲以開百室  
此又可見嘉禾之祥為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  
什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為圖  
今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  
區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禾萬  
世口碑之紀遂為之詞曰天心降祥兮萬宇萬和地  
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維此之瑞不  
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  
二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自為註  
三吾時為在春坊贊善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誌銘

陳侍即暉

公諱質字文彬号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宗  
季有仕子德慶者回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  
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与  
時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与弟文昭于情山水以  
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  
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惶、無所依戴擁公入守  
之日夜浚城墮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  
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剽剽殘忍公嘗戒麾下非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来献辛給衣糧縱之家雖富  
饒急于賑施三族与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  
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刘三吾江右伯顏子

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  
公永忠奉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  
附總兵遣使入奏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  
予優渥就擢中書新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新事  
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  
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高尚書階奉議  
大夫尤慎于刑獄尽哀矜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焉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于浙江念厥地素重号称  
难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徃接之即拜公浙江  
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  
以承流宣化為己任振紀綱正夙俗劝農桑具季校

奉遺矣。卹民隱，知无不為，无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積以懋，聲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子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无隱。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為靖江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回奏乞歸省先隍。上可其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与府中官屬宴錢滂江之游。人莫不以為榮。後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公美夙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于詩，有樵雲集。若于卷。生于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于洪武庚申閏五月。日初，叔厝金陵聚寶山後。年 月 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布山之源，祖廣孫累，贈嘉議大夫，礼部

尚書父與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  
氏次石氏俱贈夫人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季識優長  
隱德弗耀子四人恒震復熙皆知季好礼惟震有詩  
名孫男四人公瑾公瑜公猷公玖女三人孫女二人  
次第公之行寔來連銘者即震也于戲自元綱解細  
海宇兵爭乘時奮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肆毒少知  
推一毫為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以及于衆視彼之  
暴豈直相千万哉及一時身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  
終惟公殘歷中外官至卿相忠義著朝廷声名滿天  
下勳垂竹帛德在人心五福脩膺子孫蕃衍非先世  
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是哉銘曰嶷々季公  
世為越人積善既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寔自公始

世為越人積善既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是自公始  
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宋公之好賢  
誠出肺腑聖明御曆威誓而夷公散其徒全城東歸  
帝嘉厥誠錫以祿秩桑陞秋官克殫忠赤後恭大改于  
浙之中威德交敷聲聞上聰致仕于朝出于寇濫時  
有敷陳多所裨益連居相國有諤其言真雖不容此  
志財完之身云云之德泚替慶流綿式延後適清  
考之里布山之汗勒銘貞石重美百年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 胡文穆公廣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朱克以素于所將无  
以昭著先德夙夜是惧用敢述言行以刻書右先生  
諱壽昌字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  
子勝避地庐陵之蕪成因家焉七世祖宋資政殿學  
士忠簡公銓子泳采石丞務郎泳次子深采兵部

尚書巢子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季徙居邑儒行鄉  
子敬之宋脩賤即又徙告水之大州子諱震尤字起  
晦宋宣義即子洪範宋國季上舍生先公魯祖也祖  
諱元吉字昂享究極群經不樂仕進急義好施以德  
行稱考諱崧字弥高号貫齋博季有隱德嘗一試于  
有司輒就引退採索至奧以造六成妣夫人常氏有  
美行先是未有子嘗禱于神大父夢巨星墜于舍已  
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稍  
長端重如成人太父尤鍾愛從元全先生受季于  
郡城事師為學日謹不懈為老先生重尤先生沒  
再學于華樂吳先生卒業于門先生尤篤愛事親至  
孝親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几殆諸父  
相繼沒力疾以營喪葬撫諸兄弟好長為畢婚嫁元

末兵亂避于洪歲壬寅

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偽  
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衆從征告水反奔回新淦  
王師追之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為從賊欲尽  
戮之先公言于軍師曰此良民也非從賊者不可殺  
軍師愕曰有是我訊之果良民乃尽釋之民賴以活  
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為郡文學 春詔入京試  
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改名第八明日召廷對適太史  
奏文星見

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為監察御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  
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先于建都  
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田壤之膏腴  
光嶽之氣全襄暑之侯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私

稷于悠久者也天下可為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  
跨有西北控制蕃漢堯舜都之然其地隘塞于梁北  
界黃河南臨江淮采嘗都之然其地平曠无險阻可  
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遷之矣然嵩邙諸山  
何若敬憂終南之陰澧澗伊洛之水何若涇渭灃澗  
之推故得天地之中極夷夏之要漢關中若也可以  
永郊廟之事可以綿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以居  
重而馭輕可以強本而弱之可以規天下之兵可以  
彙諸侯之望卒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  
居外而制中者難

浙

陛下以堆而制焉者何也定天以授

陛下也夫鍾山在踏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

陛下肇基于此中國迎久而辭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

宋齊梁陳得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  
中原有人也中原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扼有江  
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控制天下今大空已歸正統  
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中符民望願移江上之奄輿承  
鎮閩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之事固將次第言  
之而獨以此為先者蓋規古之聖帝措王創業于悠  
久莫不以建都為重故敢首以為言惟

陛下圖之書奏

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先公與御史王子啟  
被召入對稱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金事二公儀表  
魁岸及陞拜

太祖頌謂曰真可懼服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  
抚察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錄因有疑獄必平

反之恒語吏曰人死罪不獲吏生罪苟當无憾不當  
則負冤无窮嘗求其當恐牾失之過况不求乎由是  
所活者多特征稅夫寔令憲官監收以羨為額先公  
監處視曰獨无增庸使奉他郡例為言且恐併得罪  
先公曰寔无增有罪吾獨之當不敢虛羨以病民後  
亦无事民竟受惠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多无祐黨人  
碑尚存即擊碎之六年調和彭州初灌縣都江堰自  
秦李冰為蜀守鑿堦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畝歷代  
相沿修治兵亂堰廢民不得耕田野荒芜先公以修  
堰毋水利為言達諸省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  
不行先公曰所利于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拜剴  
切轉聞于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  
木万五千有奇竹十九万八千有奇磚長木為三脚

架銳上而闊下束短木于其腰戴以竹筏堅置于江  
口中水中表裏二重大小九十餘坐渡架長木于橫木  
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却立順水木于三脚架外  
又排立水竹于順水木傍布以竹簟直以荏苳實以  
沙土障斷江流乃用工淘洗積汗以竹編籠狀若長  
蛇凡千三百餘實以沙石包護堰岸重疊三層以分  
水勢前高後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橫  
從錯綜交串其向又用木三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  
貫穿駘擊使无冲决脩渠都江及水釣魚大石門侍  
即口宝瓶口顏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  
八又作護水堤二里脩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漑成  
都田畝充足公私皆喜前代脩堰鑿石甃城欲其固  
練油灰膠其縫冶鐵扁鏈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

之衝以鐵為柱交系于鐵柱之上春夏水泛旋見  
衝決然糜費錢銀根動以萬計先公計于每歲水  
涸之時如前脩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活水利  
者亦樂于離事為文祀之後一守先公之法又脩彭  
卅彭口諸堰當堰祭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居  
民炊餼取水于千里外朝夕壓若及是堰成引水旋  
注鑿井即生水民克負汲之勞四邑流通勸其開墾  
教以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墜後歲增數倍兵  
荒卅多暴骨命偏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上為政  
冬年專務德化視民如子獄无一回庭有古槐數十  
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  
不驚及去鵲群噪連日九年陞延平府更有不檢  
者望風去此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辭後有淫祠

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為言先公曰非祀

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為言先公曰非祀  
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屋而居之絕其妖妄作吳  
學校脩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生徒多  
底于成甫期年百廢具舉奸宥屏迹致化大行会有  
大星墜閭先已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孤寔丁巳  
夏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  
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翊  
日坐廳事署案畢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  
矣言訖而終同寮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  
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息為具棺殯  
欽給駟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于  
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墓側團如車蓋  
覆于墓人以為陰德所至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

公之商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即  
莘梁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太夫人生二  
男三女男直与庶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  
榮次適徐宗威宿州知州幼適解典高孫男四人種  
二  
**傳**種女五人長遠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商  
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勤必由禮雖一飯米嘗不敬对  
人無疾言遽色有犯必較重義樂施甚於嗜欲有孤  
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士官所至多惠愛凡有  
利於民者尽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  
無華靡取適可而止歷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  
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遠胸襟麗然無所  
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醇厚誠敬為先故當言  
路項竭不諱歷揚風紀持憲公平典領州郡尽心撫

字懇之愛恤吏感于德民懷于仁棄諸張之曰无一  
毫長物唯圖書教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  
集若干卷于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下章七年  
而旅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  
揚先德今幸際遇

聖明竊祿于朝荷

天子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于世謹述其世譜及

考先公德行其常聞太夫人教言操其槩以揭于阡  
廛後世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與其孝敬之思者有  
感于斯焉

翰林侍制王公墓表

禕

鄒中允 緝

大明受

天命掃清群雄奄有區夏元氏既遠遁于沙漠獨其遺

尊梁王把都竊執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遜臣服屢遣  
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

太祖皇帝終款以德懷林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諭  
林特剗王公持詔往諭烏衆皆謂公文孝詞臣不宜  
遠蹈不測之境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

見梁王諭曰

大明受命統一疆宇



皇帝聰明神武作君万邦内外大小罔敢不服惟尔西  
南僻在遐遠未被声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  
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  
言頗駭惧欲降会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約我使  
怒責梁王使速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  
見之公慷慨言曰天運吃汝元故我明代之汝如孺

次餘燼尚歆與日月爭光耶我將何遠來誓為國死  
終不為君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  
也年五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  
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任為成都府  
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回訪其諱所製神主以歸  
將奉公之遺衣冠以葬志勿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其孫孫始即青岩里象鼻峽奉公之神  
主葬焉遵父命也公諱禕字子克金華義烏人祖奕  
澤考良玉皆仕元為季官公少從季于侍講季士黃  
公潛其為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

太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處  
以幕職未几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授理迂侍禮郎兼  
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為同知南康府事及

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  
二年已酉詔脩元史復召公还与翰林孝士米瀛同  
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為

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与米瀛耳公凡  
而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  
散百不存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奏剔瓦礫以建府  
署抚摩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以收禮  
其士之美而廩餼之搜除姦嘉經理廢坏郡以安集  
民至于今思今其在漳州府亦狀其于史職雅擅其  
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為多及教大本堂尤尽開導之  
益

上每召对必賜坐泛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于人

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尽無

上海召对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于人

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  
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岩危素遠者蓋等雖  
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  
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問學深粹博覽經籍貫綜  
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  
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跌宕  
閱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  
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寔為之首也公之字問文章既  
以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々然昭如日星不可  
遏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放古烈大夫矣公之忠義  
在人心其行實具國史而稔復故有以表揭于阡者  
亦孝子孝孫不忘其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後  
早世紳仕為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穰孫稔稚女

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于世皆不論獨叙其大者于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博士王君墓誌銘神

同前

君諱神字仲縉姓王氏婺之義烏人其先本太原祁人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彥超者始自會稽徙又為宋時有諱固者嘗從季於安定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第為因陽令以卒邑之有科第蓋自固始也南渡後復有典方州積階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子孫自是世為仕宦家君曾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祖良王常山儒季教諭考禘博季有文行最為世所推重國初由儒臺校理歷官起居出佐南康漳州二府召脩元史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以節死妣何氏君幼孤鞠于其兄後讀書慷慨有志操

節死此何氏君幼孤鞠于其兄後讀書慷慨有志操

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  
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游宋公教以爲文章即能  
馳騁變化議論鑿々出人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交  
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爲不可及然君不  
自以爲足益搜閱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居  
家事親孝與兄相交愛母病秦湯藥未嘗去左右夜  
臥衣不解帶及母卒哀毀不能勝未几其兄又歿君  
兀然單居然君季向亦遂成名聲籍 于 人矣洪武  
辛未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季行文章  
有稱于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見之喜甚謂  
長史黃友文曰王徵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爲館  
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爲成都府文季使得朝夕見  
君念待制公死節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于王乞往

求遺殖王聞其情許之為改質給其行既至訪其所  
不可得哭泣悲哀不能弔迺作真陽慟哭記以述其  
志既還弔王復賜以冠服及帶所以禮遇之者益至  
蜀人以君受王知遇之厚皆相愛慕自藩閫諸司大  
臣无不敬禮者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  
史黃凱復以文行共薦君遂入拜國子博士其時  
四方英士皆來集京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其  
文章益工而名曰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  
幸以疾卒于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  
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脩潔性寬厚善于取友  
有与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与之較  
常曰吾于坦懷接物虛已納人衆凡有烏所奉素儉  
薄居家亦无所矜飭酷嗜著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詠

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休憊力疲而猶

薄居家亦无所餘餘能晚日者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詩

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憊力疲而猶未已也為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尤喜為五言詩冲澹古雅有陶常風致所居四壁蕭然無華靡玩好之物惟徑籍滿架而已娶丁氏曹氏子男四人穆稔稔維女一人孫男一人淵居既卒之明年三月稔以君之喪歸葬義烏之崇德鄉青岩里象鼻岡又明年復狀君之行未請銘余與君交既厚而相知為尤深每與君聚會極論天下士未嘗不慨然與歎知君之所志者遠蓋所謂磊落奇士也惜其壽不及中年而遽止于此可哀也君所著詩文有繼志齋集三十卷平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眾或以事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為君發其幽光者然則非余其誰銘之曰季足以嗣其先仕足以行已志有

昭此立百世之遺

吳尚書傳雲

李尚書應禎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為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

大祖高皇帝遺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遺公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為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

上重其才即釋之時以元樂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往使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

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  
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莫頑  
不從與師未晚

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  
漠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今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  
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  
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  
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  
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節招降汝輩今反  
欲脇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被吾  
既而梁王壯其節命取其骸骨送蜀給旅寺藏之後

雲南竟入版圖朝庭始知公之死適其子散亦以其  
事來白乃命馳驛奉襯歸葬而許散為國子生散貧  
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  
遂占藉江夏公四子其季袞永樂初由歲貢除交  
沱安遠縣知縣今魯孫曰志高玄孫曰鳳翔家益貧  
不振應禎往未宜與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  
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墜  
為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亦貧故不祭掃者已久  
莫能辯識于是求其地契則与家藏誥食及遺書俱  
燬于火矣為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為人于季  
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為詳重其伏節死義  
可以為世道之勸輒書而為傳後必有白其事于  
朝者則公之名當与金華王忠文公並傳于世也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一

參贊軍務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五指里人也性倜儻尚志節事二親以至孝聞洪武十五年壬戌願入太孀為時効用十七年甲子詔旌表巍孝行之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乙卯秋八月上疏欲懇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枝慎選奉惜名器數事

太祖加納之是年以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詆賢發貴州都司閔朔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役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夏五月宮車晏駕建文君受遺詔登位上表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之類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頌何況人臣灵于万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夙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懽忻  
勇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己也于洪武三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遠聞聖詔頒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  
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兼代理万机之榮天下士庶  
臣民万口一言齊声共賀喜賀

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圣子神孫本宗伯  
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  
唐之陋租訓一定凌王承法繼繩於千萬年也  
微臣才力疎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聖代完軌之  
遠未復引大雅下武之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  
万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于萬斯年不  
遐有佐以寓忠愛之誠次年為建文元年親上書陳

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憲詔求美  
奉魏禮送京師吏部引奏以魏為成閔朔仍發還本  
所先是

太祖封建諸王分封秦楚燕齊湘兗寧遼谷代慶蘭諸  
地魏慮地大難制上書欲弱藩王之權使下无背叛  
之心上无誅伐之意徑制一定而万世无疑若曰臣  
借漢為喻昔漢高帝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  
楚以定禍亂秦孤弱而已遂大封同姓荆王貫楚  
王交代王喜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漢高  
祖遠慮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瘡  
一服之大幾于要一指之大幾于服平居不可屈伸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嘆其故前

弱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強悍不臣之心。勵王長謀反，蔡處男郡罰所當也，而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誼，以累文帝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晁錯恃才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涉、遮說、渫、渾指示之方，几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者數年，故不克中伏，嘗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尤飛淮甸，芟刈群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服。海外之國三皇五

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雖因

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雖因  
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无不穆也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  
之公下洗孤秦之陋于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

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

萬人莫開其人悍勇西隣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

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

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

其燕國雖无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

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棄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

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維曰沙漠寒涼不毛

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  
馬是務遼金殘元籍之而各異一代之業故以燕府  
王之其西川雜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  
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四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濟充  
寧遼谷代慶南星羅棋布祀之古制雖曾分封過當  
然

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  
不立削之則傷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又國小則无邪心今海  
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直裁制諸  
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

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

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有子弟分  
王于齊充吳楚潭湘對分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遼各  
代慶肅等存北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  
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王之禮如歲  
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烹製加敬美味命使  
臣頒送之純問起居安否何如其美如漢之河間獻  
王与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  
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  
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庙削其地而祭處之豈有不順  
服者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  
也天下之患有内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其四夷之患  
人身之疥癬骨肉之患人身之腹心也疥癬之疾有

時而搔癢吾体命良醫而脩妙藥一掃之而平復矣  
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  
強盜故以脛腰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体為譬今  
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其衆理而宰万物百体之從  
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  
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  
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体之好則失主宰之  
道不隨則撓 吾意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  
和五臟既和不惟无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失  
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諺曰家不  
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知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為先是以致

之文思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家齊而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言率斯心加諸彼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是  
年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

臣

太宗不自安舉兵靖難巍浚上疏言臣聞成周之時管

蔡監殷以叛城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金  
才率武臣代討之大衆取二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  
也而周公綏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  
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  
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致于不得已不

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後而滅絕之其初豈不欲二叔  
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現于東山破釜之詩可見矣  
今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蕞爾一隅之小國固  
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腦塗地平臣願奉明  
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大禮之祠对彼  
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义无讎殺之  
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尔王從則著我

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尺臣子之節又盖自古用兵

懸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齎七十餘

城惠仲連修只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无不爭立准

城魯仲連修只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无不茅立難  
无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齊之素志惟在  
我

皇上用与不用聽与不聽尔既入差充叅贊征虜大將  
軍晋国公李景隆軍務巍以為可說而下也詣比軍  
上書言臣聞世之所謂丈夫者盖以其能為國家排  
難解紛上足以安國家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徼  
利干譽之私尔臣樛櫟朽材年近桑榆遨遊山野經  
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无攘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无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  
素慕仲連子房之為人善与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  
朽也近回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内外臣民同心輔政盖欲使

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為天子克庶百世為諸侯上法  
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万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在飛之初誕布惟新  
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翅考妣莫不願立于  
朝而忠于其事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  
親藩二帝三王之治指日可待此万世磐石之固也  
吁不意忽聞 大王与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大  
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稟之以智武  
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伏羲以噸討逆焉有不勝取  
北平如反掌擒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  
能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  
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為一二人之愆而傾覆百万億  
之生灵露宿風眠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是豈仁智者之為哉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  
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乃天下万世之幸也臣所以得奉

至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于其問  
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  
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于風陽揮三  
尺于馬上兵不血刃帝卷長驅群雄歛跡奄有華夏  
是豈智力之所能定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以既即  
空位立綱陳紀莫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

藩屏王室而外禦戎狄其神謀至莫為天下子孫萬  
年之慮也以大王之美智躬承

先帝至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  
親翻為仇敵其為

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即避位

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

或戮而秦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

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猶忌之疑塞謚謔邪離間之口知

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移

檄遠爾大與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籍其口

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歛效漢之吳王倡七國

以誅晁錯為名也臣獨以為不狀殺下歛仲伊尹之

志行周公之道雖狀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狀

後人毀之國必自代而後人代之臣愚過慮恐一奸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代之臣愚過慮恐一奸  
雄豪傑鳩集無賴同時乘釁率眾數万突起而橫擊  
之万一有失大王獲罪于

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褒  
雄黥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  
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至今數月尚不能出  
區區最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  
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  
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乘戰西伐  
馬無定足殆亦疲矣况朝廷驅天下无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得之心之士大約不過三  
十萬衆大王与我

圣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万

衆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周迫而死於殺下乎蓋軍  
將屢戰則疲之則離之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  
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

未嘗不灑泣流涕今天王

書

情由以表謝罪按申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有

大王擅與兵甲軍民將士脅從之罪用脩親之好

則天意順人心和

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要之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  
井无裁色不狀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  
之富輕謀淺慮爰友干戈走風塵日月霜露恃臣之  
之不勝忘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為此  
僥位不可之恃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喪未終毒与師旅恐与伯夷叔齊大伯仲

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

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 殿下不无篡奪之议幸而

兵勝得成故中 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之士以

大王為向如哉倘有蹉跌取讥萬世於是时也追復

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 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工

勿聽魏文假周公之說援引詩書反復數千言若曰

殿下論親之最美最長即我朝之用公也當存周公

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備

使无一豪驕吝之態有則改之无則加勉內輔朝廷

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我

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

太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觀白髮書  
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教養无所補報况者朝廷勉勵夙俗于洪武  
十七年已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  
孝子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  
披露忠瞻大陳義理之辭惟願

皇上与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之如故罷兵息民  
臣之忠義既尽如果賜死于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灵向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再  
上講解教四終勿聽魏復歸景隆軍上長征四十二

韻景隆

駐德州出師敗績魏遂与督餉叅政鉄

鉉南行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与徐將軍盛

總兵高金憲米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協同固  
守濟南辛巳夏五月靖難師攻圍濟南不下越三月  
圍解北兵敗而北捷聞會宴于水心亭魏為賦詠以  
紀其事既而後征晉陽鴈門等處北兵復長驅未几  
渡江克金川門

太祖即真魏聞自徑于驛舍贊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而安平君以一日復之魯仲連天下士也當時諸侯  
皆莫能用卒蹈東海裔志以歿天下事幸不幸焉而  
已雖狀靖難之興天固有以啓之豈謀臣智士所能  
過耶

銖石鼎傳銖

朱金事 端儀

銖石鼎名銖鄧州豐和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過倫既  
入國季華問蓋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

高廟每試以盤糧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  
叅政二年乙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  
掛印克征虜大將軍師以百萬往征駐劄德州會山  
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  
連敗績于郊村垵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于  
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王鈞在行與叅贊遼州  
人高巍並策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  
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金事宋叅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檢校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  
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堅不肯下攻圍三月  
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擒獲  
其巨寇之尤姦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

捷音既聞使以賚以金幣并誥封三世其父仲名母  
薛氏年皆八十生奮寃舍當世榮之時李景隆以敗  
軍召還舍歷城侯盛庸掛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錫  
宴餽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  
拜兵部尚書叅佐盛庸凡運籌策印軍政合糧草王  
將多倚藉之北兵既 滄州以十月晦虜帥臣徐  
凱復 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邢博間北兵  
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夾河還戰  
景城遂畧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  
直抵灵薊北兵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  
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卒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  
故老相傳云鉉孱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

時年

三十七月十七日也

所軍

男福安年十二三發克河池子戶

曹國公傳李

同前

曹國公名景隆字

先世家泗州盱眙縣祖父禎

駙馬都尉尚曹公長公主父文忠大都督府左都督

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年四十六卒景隆洪

武十九年襲父爵初文忠將武功佐

高祖成大業酷好文事景隆少小即使之讀書友儒生

而景隆亦謙讓好修禮美下士不為近臣貴戚之嗜

好嘗手錄御書体尔祿祖忠孝不息之訓嚴奉于居

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

而景隆亦譙讓好修不為近臣貴戚之譽  
好嘗手錄御書休尔祿祖忠孝不怠之訓嚴奉于居

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  
直為文發揮之當時非惟老臣宿將歸心而韋布士  
若天台林右輩皆樂与上下其論偉然為一時儒將  
文廟 藩國奉請雜之師既執北平都指揮謝貴及布  
政使張昺

兵出近郊廷臣齊奏黃子  
澄張統等益聖與兵之策僉謂二軍宿將親而且賢

无踰景隆乃命景隆排征虜大將軍印賜通天犀帶

即日推輪送之江滸時長吳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

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松潘忠寧忠顯成

都指揮平安駙馬都尉李堅及徐凱李文陳暉等皆

屬景隆軍景隆帥眾濟江涉豐沛之墟進屯德州檄

山東山西河南三路供餉是年八月漸移北地前鋒

將楊松等敗績于雄縣耿秉文敗績于濤沱河吳高

所統遼東兵亦敗績于永平十月景隆圍北平城連  
敗績于薊村俱等處明年四月整師再進仍号百万  
又敗績于白溝河景隆与督餉叅政鉄鉉退保濟南  
時鉉備禦有策北兵攻圍三月走衮滄州于是召景  
隆歸京師以威庸代總大兵陳暉等副之而舍鉉為  
兵部尚書參佐軍事景隆既还居位如故北兵臨江  
急命景隆輔潭王守金川門

文廟至景隆等開門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種鈔四千貫尋命克  
重修

高廟實錄都總裁官

忠誠伯茹公言行錄帶

茹瑞字

湖廣衡山縣人由國子生歷仕洪武建

文間官至兵部尚書加授奉天翔運守正文官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致仕于家

御製大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以目前居官有

效者指示而激勸之如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瑞戶

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

登顯職各官乃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也恪遵先聖

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群職之上惟夙夜在公而已所

其家稅糧不供差徭不後有司吏卒無有登門者

其各家祖父伯叔年高者朝涉田園以為樂撫兒孫

以為懽或有居市者隨其所以而遂其情上無科差

之擾下無隣里相欺之患如此指示諭之

封忠誠伯券文曰咨爾兵部尚書茹瑄威儀山王器  
宇淵深執德不回秉心無競昔受知於

太祖遂列位於上卿三至納言夙夜推允一魁御史栢  
府生風既輔青宮又領司馬二十餘年恩寵如一是以

太祖有內外一人之語朝廷有中涓砥柱之褒而卿能  
特立自持念

太祖恩澤之在躬以社稷安危為己任非仁義不談以  
忠亮自守推誠竭力品物咸熙令聞著昭於四方乃  
心推在于王室愛嘉爾績簡在朕心

南方以衡嶽為宗衡嶽鍾靈篤生茹公由曹監而登  
顯職以文臣而封伯爵夙夜在公及其告老而歸優

游衡嶽餘十五年是固我

祖宗保全功臣而亦茹公明捨保身所致已

公幼時嘗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者偏  
地生塵草丈夫鳥事一室間我敢掃之天下好及謝  
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賀

聖恩寬才微槐食千鍾粟位重叨承一品宮

帝命歸來全出虛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

晚節清風耐歲寒

並衡山御賢錄

國朝著會中外文武大小百職事服勤在官者賜度  
其家有年矣而行能卓異簡在

帝心者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盛哉前事未  
有於是左通政茹瑄家衡山若叔君美兄珙第瑛三  
人者感恩不遠湖泣數千里詣闕謝焉

上嘉其知德所自也溫慰至再且謂爾楚有人矣今年  
春正月陞辭復賜中楮為錠者十仍勅光祿賜內法  
三尊筵三几偕瑋齎其門以飲餞之斯殊渥也真  
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瑋愧予早失怙  
恃自鼓篋賢閣侍從

上前建進今官曾何涓埃少補推先子素心教育期事  
揚顯訖賈志以沒而故有譜牒亦千矣夔叔父來告  
以厥故幸克記憶封始祖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從  
正令今衡小即仕為家至瑋兄弟六世矣

茹氏諸老董香乎儒林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  
天朝幸哉

皇上覃恩所暨美翁之來家乘記憶之詩皆非偶然者

並劉三吾文集

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瑋荐公才可大用遂奮情起復

皇朝三十五文集

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瑞荐公才可大用遂奮情起復  
魯榮撰節愍陳公治墓志銘

惟公衡嶽英華

聖朝良弼器宇淵深威儀王立當洪武之初年領黃門  
之要職受知遇於

高皇端表率于百辟烏府青宮屢著茂勲銀臺司馬益

隆嘉績名輔重調變之寄爵位人臣之極非仁義

而不談以忠亮而自執令聞昭著于四方乃心惟在

于

王室內外一人之語既被獎于綸音中流砥柱之褒亦

見收于史筆全受考于令終等明摺于古昔  
都御史謝綬祭文公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二

司業劉公言行錄

尹侍郎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奉國初改  
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  
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記  
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因命為  
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胡蝶夢起看天上  
大龍飛世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大執筆  
作文手為輟裂而力孳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卅九  
游南昌時喜賦者稱千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為先列  
待者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曰吾無勞於國而有因  
命吾不為也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授者至公適自田  
中摘粟歸悵然泣不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

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蕩覆避地累歲無以為  
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公以經明行脩薦召見奉夫

啟即安部我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

人糧鎮江多公候田土往二掣時公歸奏之傳首今

民異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

往山東點視驛迤來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水凍

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凡四閱月以訖事聞在兵部幾

三載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

公持憲綱靜以臨之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謙微必

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為當罪而

不怨作輿李校刻石立礼部李規榜示府縣易以差

役濶諸生而廢李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

大興縣李之側以紀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

大興縣季之側以宛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  
設走逆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 松鹽為政  
裁畫有方卒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  
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勅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禎  
神道碑及撰中國公鄧鎮表封誥詞宋季士景濂嘗  
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  
者而于詩則尤矣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將  
侍郎陸某以察為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  
失五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  
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刘崧前日徵來朕恠其條老朕命教國子  
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  
有司治殯歛諸費皆宥給遣御史唐壽論祭其文首  
曰卿有學有行嗚呼

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今後世  
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后居官未嘗  
有所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  
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  
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  
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  
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  
而已公亦不復問

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

公手筆子史略圖下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

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  
行于世並列堊撰行狀

洪武初為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每夜焚一  
燈坐一榻讀書五鼓即起視事時當兵革後招徠逋  
逃慰安及側務寬厚以存大體民甚賴之大明一統志

尹直贊曰世否則匿世治乃興匿司兵署憲副北平  
孤燈熨衾孰如其清進二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  
特贊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寧國府知府陳公言行錄

同前

陳瓘字同故江西廬陵國初仕至寧國知府公初孤  
事母孝既冠睹元綱日壞冠盜蜂起遂募義勇保障  
一鄉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公與俱至  
九江睹陳氏不足有為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  
上謁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擢湖廣行中書  
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大都督府經歷大  
將軍北征公贊軍事既克秦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  
旬日竣事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興利除害增  
脩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後秀士習一新百廢  
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朝廷取其戶  
帖一事行之天下

宣城民田濱江化城等十六圩故隄峻薄遇衝決則  
水傷禾稼歲以為患公親規畫築隄廣厚加舊教倍  
又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泄民至于今賴之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有發其事者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皆虛籍有發其事者

公念此特循故弊耳颺言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  
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寔而弊亦革有強  
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比  
愚民目舟漂抵岸而挺刃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  
十八人俱死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為治務寬厚崇禮教三年政化  
行焉既得代民不忍舍代者山東鞠騰宵素負才不  
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

公秉行清介重義輕利洪武四年以謁告歸省被召  
至京師未命卒于旅次年四十有七墓碑  
孟楊士奇撰

尹直贊曰傳哉陳侯蚤負鉅志遭時孔棘莫我敢肆  
謝天所與曰予攸歸軍門獻策撥亂濟時惟

聖嘉納擢置幙府有才有識裨文贊武出守圻即視民

如傷蘇疲與學百廢其張政化大行民弗忍釋代者  
鑿觀守而勿失

吏部尚書張公言行錄

純

同前

張純字昭季号鵝菴陝西中安府富平縣人洪武末  
仕至吏部尚書死節

書

鵝菴以明經舉歷官雲南布政司右叅政尋陞本司  
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條格祀神之  
壇祠公署之廨宇与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一一皆  
所規定民夷心孚遠近真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  
考其功能為天下第一深見嘆諭还任三十一年陞  
吏部尚書三十五年聞靖難之師入金川門自徑于  
吏部之後堂

此傳不知何人作楊都憲叔璣嘗錄張公行移一冊

卷末附錄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彰所作也近得此傳

此傳不知何人作楊都憲叔璣嘗錄張公行移一冊

卷末附錄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彰所作也近得此傳  
僅半幅而不全篇首僅著其姓字與鄉里篇末僅著  
其死節之所聞其遺文亦多是雲南所作雄健簡直  
類其為人而深恨不見其全往歲曾託友人楊一清  
訪而求之迄今寂無所報今特錄其不全者奉去一  
覽尚書喬新回尹直書簡

揚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  
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統  
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  
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女貞內是著名後果  
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譽喬瑣綴

尹直贊曰赫々太宰其氣桓々蚤舉明經歷掌滇藩  
于戈甫定百廢其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課最第一

進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已殫  
自經自靖節重泰山終一鄙夫苟生何顏

侍中許公言行錄觀

同前

許觀字瀾伯字直尚賓隸貴池縣人進士第一洪武未歷官

禮部侍中死節

觀洪武辛未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死于忠舉家

溺死池州府志忠臣類京畿解元

嘗觀人之為學平居無事坐言其志曰我欲為忠臣

為孝子及臨利害遇事交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

學君子則不然必欲得于已而后行于人行于近而

后行於遠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詩曰刑于

寡妻正謂是欵而禮部侍中池郡許觀早讀聖賢書

李聖賢道擢魁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于已行于

人者有素一旦我

人者有素一旦我

太宗文皇帝舉仁義之師肅清內難後受億兆推戴以  
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  
之遇畧不計其後來之榮寧赴江流葬魚腹非所學  
有得而舍生取義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  
亦投秦淮而沒而非身能行道而行于妻子者又能  
然哉第恐史官諱忌不書使其一門忠丁將日泯焉  
無聞惟閣下生觀之郡覩觀之儀詳觀之事宜作傳  
一通以補郡志闕畧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  
之義不明有及哉昔張處之死韓愈得子嵩之言于  
張籍而其傳始脩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召邊上故  
老卒吏而后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今觀之死與張  
段同一善道而閣下同其鄉覩其儀詳其事也愈之

得於也人者實相信後有遷其人者包羅古今成  
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徵諸是傳豈不賢于徵荆軻韓  
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邪教授黎擴與柯憲使暹書  
洪武末觀為尚寶卿聞靖難之師已濟淮奉命起上  
游之兵以入援兵至湖卅府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  
哭子江上謂其友柯暹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  
暹招覓葬之江上越明日其家僮自京北來言執政  
大人有觀望欲推戴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  
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女配象奴象奴叱其  
妻出金銀釵釧之類持之沛酒肴欲供合歡之費其  
妻俟象奴出與其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  
柯暹為之作傳載其事甚詳柯之子天順中為湖屬  
縣知縣予嘗詢觀死事其言皆同索其文則不肯出

許觀元待制黃暉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女  
婦之死節者多矣然未有若許觀妻女之烈也豈可  
使之泯滅雅並何司寇喬新回尹直書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詞及各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冢  
宰及許觀死事見示但謂許為尚寶卿與予所考沈  
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女亦投  
秦淮而況則與何公諸赴淮清橋下死不同然秦淮  
二情同一汨羅之水耳蓋不足辨至謂尚寶卿豈許  
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鮪邪許自洪武二十四年殿  
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  
之員當以侍中為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柯欲為  
之傳而未果抑已為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  
肯出邪

尹直贊曰烈烈侍中季有師承春元殿魁歷貳秦卿  
因步斯棘奉詔徵兵二未入授世已變更自度厥偶  
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維妻與女果不苟生  
遽率十口投死淮清身隨家殞上友屈平貞節列義  
今古同稱執紀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知縣顏公言行錄伯瑋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  
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三

顏氏為廬陵詩書家冒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薊  
城為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沈者由鄉貢  
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也伯瑋二聰敏  
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  
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構兵官

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藩兵官

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  
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  
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  
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  
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  
疲軟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  
縣承胡先石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  
攻益急伯瑋呼弟瑩次子有為曰兵勢盛孤城無  
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既為人  
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各為士臨難豈容自免乎取筆  
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困難  
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  
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采

民艱達

聖明漏下二鼓報矢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兵寇  
帶升堂南望拜自經子有為自刎以從能而諸軍至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第珏幸脫走濟寧踰  
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為胡先埋瘞二十  
二日至徐泣道其故伯瑋於予為同郡沛於徐為屬  
邑予家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嫻  
鄉都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為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  
聞及為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運牀  
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  
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  
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

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  
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奉政

中士徐州判官晏璧撰墓銘

太宗皇帝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不

出時惟一子在側伯瑋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拜

自縊其子不恐去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

僕與伯瑋有故過沛悼之情見於辭馬平生金石見

臨危就義從容予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

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胡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醉立

墳何處是離二芳草淚空垂

楊士奇克

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白光隨縣南荒壠遺民

識地下卅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回忠同郡從

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劉球和韻

知縣顏公墓在沛邑南關公名瓌素以孝行稱洪武末由明經授知縣民悅其政

太宗靖難之共壓境伯瑞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  
斂塋焉歲久塚平人莫能知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  
巡教至邑詢於致仕戶部主事孟忒得其塋處巧令  
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彭勗撰墓記

尹直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之顏侯宰沛百里  
堅守孤城矢死無二力屈授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  
子亦勿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  
惟忠惟孝照耀音史

王府絕善周公言行錄是脩

同前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歷官衡府  
紀善卒年四十有九

是脩少孤貧自奮于孝子從游鄉先生胡若樵若樵以

是脩少孤貧自奮于孝從游鄉先生胡渚樵諾樵以  
孫妻之又從國子李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奉霍立  
縣訓導陞辭

太祖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頃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  
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帝善之擢為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出巡漢北渡黃河  
歷太行東北即郭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吊古情極  
豪邁又比逾涿即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觀蘇李  
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放襟懷盪滌思  
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處成七  
言四韻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  
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  
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

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類  
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  
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通言一卷家訓十二篇詩  
文十餘卷並梁潛撰行狀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  
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  
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中共挫折  
之是脩屹不為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  
脩苗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神胡光大蕭用道  
楊士奇且付后事暮入應天府季自徑六月十五日  
也天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禽詩加追戮

上曰彼貪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詩加追戲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是脩內真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  
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孝自經史百氏下至陰  
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常締思援筆立就  
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汲  
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  
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梁周之劉叔忠皆知  
當世

是脩之孝雖 問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

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並揚士

尹直贊曰或謂脩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竟

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籍口管仲與玄成欲

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脩之素守食

祿盡心大哉

文皇之卹旨嗚呼含生取義是脩有以

重脩脩謨王公墓記 叔英

周如璜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脩謨墓在焉脩謨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  
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時嘗自  
為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  
於來世又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志孝貴克全嗟予  
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纏肥甘  
空在案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  
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  
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迺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  
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文麓希年卒  
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  
少師楊公士奇始為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脩撰王  
公原采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季聖賢是師  
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  
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翮之我懷先生崇山長川  
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采嘗  
薦揚公建文朝夕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  
陵夷鞠為茂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璞  
初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以

以特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詩云  
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度江郿人皆出走原采募丁  
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為  
二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故其父原采引決原采死  
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此不亂良  
由有所養非若丁時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  
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  
脩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  
臣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  
忠臣義士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  
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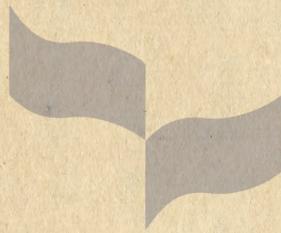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此日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日  
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  
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  
其饒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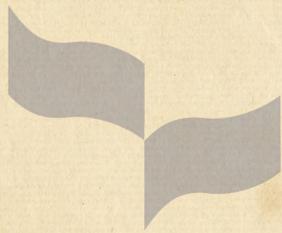
陸年 拾貳月 玖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地址：杭州  
電話：321100

浙江圖書館  
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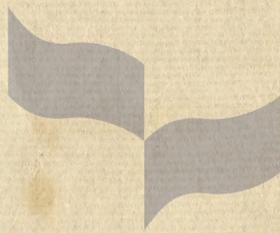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善本

06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260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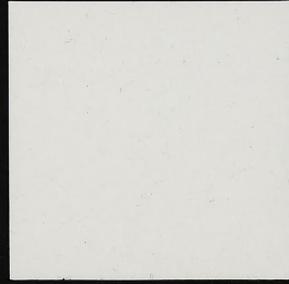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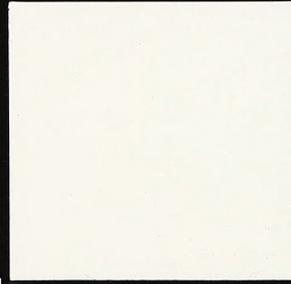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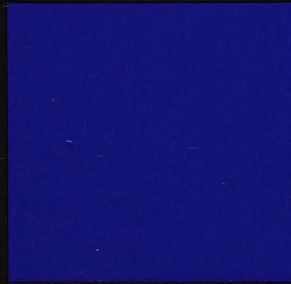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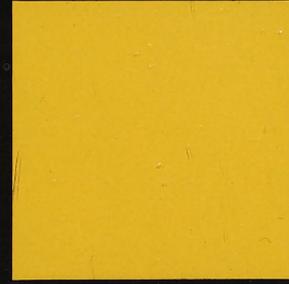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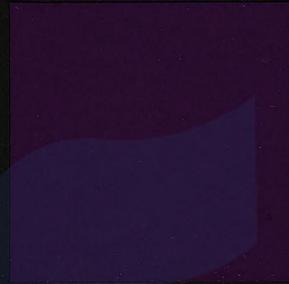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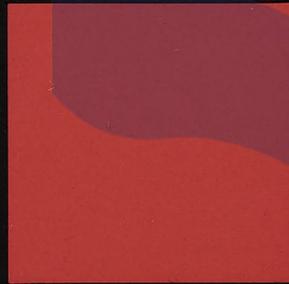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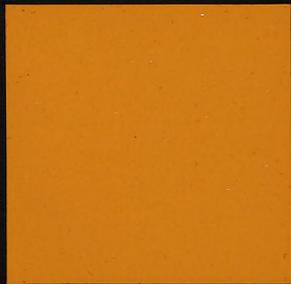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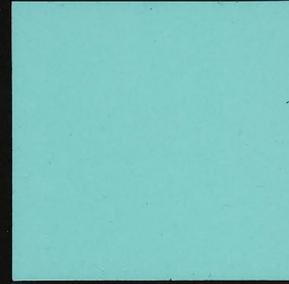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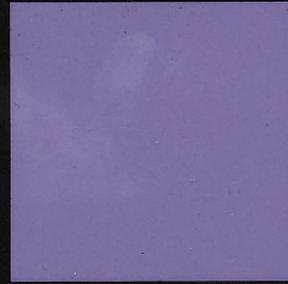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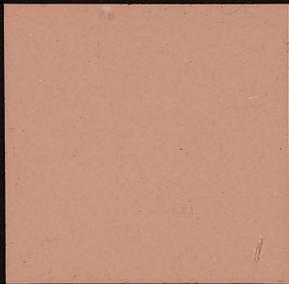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浙江圖書館